



江寶釵
著

白先勇與
台灣當代文學史的
構成

駱駝出版社

白先勇與當代台灣文學史的構成

江寶釵 著

駱駝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白先勇與當代文學史的構成／江寶釵著．—初版—

臺北市：駱駝，2004〔民93〕

面；公分．——（臺灣文學叢書）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9549-52-4（平裝）

1. 白先勇—作品評論

857.7

93003668

臺灣文學叢刊

2004年3月初版 印

作者：江寶釵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出 版 者：駱駝圖書公司

打字排版：

總 經 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 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 話：(07) 226-1273

傳 真：(07) 226-4697

郵 購：郵政劃撥帳號 41299514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售價：新台幣 280 元

代 序

爬山更見看山好 —— 撰述白先勇

這本書，籠括我多年來的研究論文，最早的寫於一九九二年的博士論文前兩章，最晚的完成於二〇〇三年，前後歷經了十二年。撰述的角度，大抵沿著傳統現代小說的基本面開展，涉入文化研究。因而從「人物」肇論，繼之的「閱讀《孽子》的時空向度」則為「情節」的基本成素，「投水事件與憂國傳統」屬於主題範疇。至如《紅樓夢》與白先勇，係「影響」問題，「台灣當代小說中環境意識的呈現及其影響」、「民間文學在台灣當代小說中的呈現」，多少將白先勇與其同時代的小說家並置，用以觀察其內容成素，隱含比較的意圖。「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討論台灣當代文學史的問題：現代主義與白先勇，而總結於首章的白先勇與台灣文學史潮流的觀測。如今看起來，閱讀白先勇的一些想法，雖是毫無計畫的，最後到底煥發出一點秩序。雖不足以形成結構，倒也還不致散亂無章。也許有人一眼就看出，我與夏志清一樣，「正襟危坐」讀小說。儘管我並不甚喜歡自己這麼戰戰兢兢的模樣，但學術大勢所趨，至少及格。我最喜歡的，反倒是附輯裡的三篇無關緊要的文章。學術論述，於我，是步步為營地爬山；閒雜隨筆，於我是氣喘吁吁地登山步伐裡，神閒氣定地看山。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不妨這麼說，爬得高山，方知還有別的山高；而與更廣闊的天地接遇觀覽的過程裡，往往有驚人的光影乍現，向我展示文學崇高的意義與價值，非論文所能與言。職是之故，三篇隨筆，自成一系，稱之為「山外山」。

出版，事實上是我在 Santabarbara 時，就決定了。回首，竟然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擱置三年，是因為遇到了障礙。

記得我寫完〈從白先勇現象探測台灣文學研究的潮流〉，興沖沖拿去請住在隱谷的白先勇寫序。他說：「那當然沒問題。可是我幫研究我的論文集寫序，說你好呢，好像說自己好。說你不好呢，我又不願意。」

不過，你真要我寫，也可以的。」如果這話出別人的口，我肯定以為是一流修辭過的「拒絕」，但白先勇的魅力就是讓人感受到他的真誠。我由衷覺得不應該給他這個兩難，何況要是這本書真的不好呢？牽掛了好一陣子，畢竟打消了念頭。這是第一個障礙。

第二個障礙是，一直有一個希望，想要修改若干不甚完整的片段。這當然是痴心妄想。瑞騰兄鼓勵我出版，我拿我的想法回他，他大笑說：「別傻了。」當下我滿不是滋味。這些年過後，啊，他笑得有理，我真無力做任何修改。我只好在「沒有一本書是完美」的自我安慰下，把這本擱置良久的書硬著頭皮出了。

我還在一堆胡思亂想裡，誰知道剛好趕上白先勇得了獎，將在三月十八、九日暫駐美人樹粉紅了行道的中正校園，我任教的大學。這書或者做為白先勇得獎的腳註，或者做為回報他跨濁水溪，迢迢來到的盛情，都讓我感到與有「樂」焉。

也許冥冥中，這正是此書所以擱置的緣由。完全沒有計畫的，卻得到一個再好不過的出版時點。

爬山更見看山好。我用此概括我的白先勇撰述以迄出版的經驗。

江寶釵 2004 年於寧靜湖畔

目 錄

代序

爬山更見看山好——撰述白先勇

從白先勇現象探測台灣文學研究的潮流

前 言	1
一、語言、結構與作品——新批評與白先勇研究	2
二、自我、地理與家國——社會與白先勇研究	7
三、同志、怪胎與後殖民——性別與白先勇研究	11
四、創作、現象與傳統——白先勇與文化研究	13
結 論	18

白先勇小說中的人物研究

前 言	21
一、人物性格的形成	21
二、人物性格呈現與敘事角度	38
結 論	46

時間、空間與主體性的建構——閱讀《孽子》的一個向度

前 言	48
一、這裡與那裡（here and there）：身分地理的建構	48
二、宿因與宿緣：孽子的命運及其敘述	58
結 論	69

投水事件與憂國傳統——以《芝加哥之死》與《謫仙記》為 觀察核心

前 言.....	71
一、〈漁父〉、〈漁父歌〉、〈公無渡河〉： 投水動作的象徵化——憂國傳統的考察	71
二、〈謫仙記〉、〈芝加哥之死〉： 民族記憶再現中的家國意識.....	76
結 論.....	84

《紅樓夢》對白先勇與瓊瑤的影響及其啟示

前 言.....	86
一、《紅樓夢》與白先勇	86
二、《紅樓夢》對瓊瑤的影響	97
結 論.....	106

台灣當代小說中環境意識的呈現及其變遷

前 言.....	113
一、自我異化與反思的中介	114
二、救贖與內省的根據	116
三、生活依託與性別書寫的場域.....	121
結 論.....	124

民間文學在台灣當代小說中的呈現——白先勇、李昂與黃春明

前 言.....	127
一、白先勇.....	127
二、李 昂.....	131
三、黃春明.....	135
結 論.....	142

台灣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

前 言.....	146
一、現代主義的興盛及其成因.....	146
二、現代主義的影響與去化——以爭議性的小說家及其作品為例....	153
結 論.....	159

白先勇研究文獻引得

一、評論／論文.....	163
二、傳記引得.....	183

附輯 山外山

孽子情，孝子心

——我的「白先勇」經驗.....	195
------------------	-----

一生長做看花人

——讀白先勇手札.....	203
---------------	-----

文學，穿越世代長流

白先勇獲獎隨想.....	208
--------------	-----

從白先勇現象探測台灣文學研究的潮流

前言

在台灣現當代文學創作裡，白先勇的創作量並不多，但卻是經常被討論的小說家之一，此一討論具備歷時性地（diachronic）與台灣文學研究潮流相始相因，隱含一作家作品「正典化」的過程。本文之撰作，始於系統性追跡白先勇研究所呈現出的台灣文學思潮的階段性重點，從而彰顯其中所隱含之意義。

白先勇的起點就是高點。二十三歲，小說發表伊始，已經受到非常的矚目，《台北人》結集，更是被夏志清〈白先勇論〉許為「短篇小說家中少見的奇才」。他不僅說，「在藝術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後期小說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也不過五六人」，而白先勇求真、視自己為中國固有文化的繼承人，在年輕一輩的西方作家中不易見到^①。跨中西文學，夏志清肯定少年白先勇的「大小說家」的特質。能得這番欽點者，僅見於白先勇。

如果夏志清的看法，可以視為批評家的個別意見。那麼，我們不妨回首整個台灣當代文學史，歷數白先勇曾引領文學風騷，如何被定期性地引起話題與討論，客觀徵信他的重要性。白先勇的小說，跨越不同媒體，被改編成舞台劇^②，拍成電影^③、連續劇^④，無數訪談、座談所累積

^①夏志清，〈白先勇論〉，《現代文學》，39期，1969.12，頁1～15。

^②《遊園驚夢》由黃以功導演，盧燕領銜，1982年在台北公演，盛況空前。1988年，又在上海演出，華文漪主演。《孽子》有Adams Chinese Theater Series，1997.05.03，哈佛大學演出。1986年3月，有The Dream of the Butterfly（蝴蝶夢）。檔案存聖塔芭芭拉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

^③《金大班的最後一日》（1984），白景瑞導演，姚煒主演；《玉卿嫂》（1984）；張毅導演，楊惠珊主演；《孤戀花》（1985），林清介導演；《孽子》（1986），孫越、邵昕主演，〈花橋榮記〉，謝衍導演，鄭裕玲主演；「最後的貴族」（1989）（〈謫仙記〉），謝晉導演，潘虹、溥存昕主演。

^④公視委託曹瑞原導同名的連續劇《孽子》（2002），引起巨大迴響。

的傳記興趣，以及作者與文本的交鋒，童子癆、將軍之後、同志身分，大陸、台灣、美國的流離經歷，在在引人入勝。香港傑出華人系列與台灣作家身影同時上榜；小說本身幾乎年年再版，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台北人》榮膺台灣《聯合報》「經典三十」⁵之首（1999）；千禧年十一月，汕頭大學舉辦「白先勇創作國際研討會」。高曝光度造成了白先勇研究的興盛，形成他的正典性；還是白先勇的正典性啟導研究興趣，造成了高曝光度，或兩者兼而有之？總之，我們分析白先勇論述相關文獻，專門研究結集的圖書有三種，直接討論的學位論文有七本，部分討論有五本（詳見後文的討論）；散篇評論逾三百篇，兩岸三地以及英文、法文等等（請見評論），自一九六七年以後，幾乎沒有一年間斷過。是同意者也好，是反對者也罷，台灣當代文學史的討論，白先勇是無可迴避、必須端出的主食，白先勇研究，確實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台灣文學史的研究潮流的變遷。

一、語言、結構與作品 —— 新批評與白先勇研究

一九七五年四月，白先勇的同窗好友歐陽子在當時批評界具正典意義的《書評書目》（24 期）發表〈〈一把青〉裡對比技巧的運用〉，從此系列性地運用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細讀」（close reading）方法閱讀《台北人》，用力甚深。次年四月，這一系列的批評結集為《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由文學出版界模範生「爾雅」（1976）出版。這是第一本有系統地實際批評，發表（《書評書目》）、出版（爾雅）場域的準確，文本創作與理論實踐完美無缺的搭配，幾乎是同時地奠定了台灣現代主義小說與新批評的典範地位。歐陽氏談主題、人物、氣氛、對比（反諷）、象徵、語言、語調、曖昧⁶，迄今仍

⁵雖然該次經典（1999）選拔的程序選出備受爭議，選出的三十本作品正典性頗受質疑，譬如張愛玲赫然在列，李喬落榜。但該次會議動員者眾，又因為爭議與質疑屢於大眾媒體與學術討論中曝光，仍具有一定的指標意義。

⁶人物如〈歲除〉之賴鳴升的「巨人自我意象」、談主題〈花橋榮記〉的寫實架構與主題意識、談結構〈《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之喜劇成分〉、〈遊園驚夢〉的寫作技巧和引伸含意、〈冬夜〉之對比反諷運用與小說氣氛釀造、〈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之語言、語調與其他、〈國葬〉的象徵性、悲悼性與神秘性等，詳見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爾雅出版社，1976。

是分析小說文本的有效徑路。

《台北人》與《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成了台灣小說批評入門的書。雖然，夏濟安辦《文學雜誌》，提倡文學理論有年，白先勇自己也辦《現代文學》，於現代主義派的小說創作不無推挖之功，而新批評也有待顏元叔等人的大力宣揚，但兩者得以影響深遠，白氏、歐陽氏的搭配演出恐怕具相當之典範意義。歐陽子擎舉了以「作品中心」的「形式意義」。

在此同時或者以後，作品中心的形式批評一直是研究白先勇的主要徑路之一。鄭樹森援用托鐸洛夫與巴爾特的批評方法分析〈遊園驚夢〉⁷。姚一葦⁸則說〈遊園驚夢〉整個故事是壓縮的，這樣的動作所表現的是倒轉到過去，把過去剝露出來。戲劇的倒轉是通過對話；小說倒轉是心靈的倒轉，一種意識流的流轉，並且要由現在進行的事件引發。姚氏便以表格分析出文本中六個由現在事件引發出來的過去，其中，一、二、三、四次倒轉，過去與現在是分隔的；最後兩次，過去與現在已完全混

⁷ 鄭樹森，〈白先勇〈遊園驚夢〉的結構和語碼——一個批評方法的介紹〉，收入《結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周英雄編著，台北：黎明，1980.03，初版，頁163～176；鄭氏引用托鐸洛夫的說法，指出「故事」係由一系列的命題組成，命題是人物與屬性或動作的組成（人物是名詞；屬性是形容詞；動作是動詞），〈遊園驚夢〉的最後一個命題是第一個命題的重複，開始時錢夫人沒有「愛情」這個屬性，結束時這個缺乏仍然存在；「金錢地位」亦然。整部《台北人》，這個模式在每一篇都出現。接著以巴爾特的五種語碼分析〈遊園驚夢〉，分別是（一）構成小說懸疑主因的「疑問語碼」僅作一般性運用，並不凸出。（二）動作語碼：包括一個完整的情節或是一切真正的動作。〈遊〉文的外在動作簡單，時間也很短暫，回憶是其主體，因而能以動作來標示回憶的片段，有些實際動作（例如錢夫人的靜止）具特別意義。（三）內涵語碼：即主題或主題結構，該文的人物、佈景、地名都隱含「人事滄桑」的主題。（四）象徵語碼：即象徵性的對立，從最表面的對立「錢夫人的今昔之比」，而形成此一對比的原因是「竇夫人」，實際上錢竇二夫人的對立是窄小的，小說預示的對立卻是廣闊的。（五）文化語碼：是文化系統中不斷傳承的事物，〈遊〉文引用〈遊園驚夢〉的唱詞，再次點出人事滄桑的題旨。

⁸ 〈論白先勇的〈遊園驚夢〉〉，《文學季刊》，78期，1968.11.02，頁84～90。

淆。錢夫人的今昔之比，顯現出人事的滄桑，由此產生出來的對比稱為「嘲弄」，白氏對此深表同情。白氏將性藏在「貴妃醉酒」與「遊園驚夢」中，其寫人物、寫景、寫動作之細，以及對白之切合身分，充分表現他的寫作技巧，將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融為一體。孫康宜指出竇夫人的藝名桂枝香典出王安石詞「桂枝香 金陵懷古」，這個「互文」對台北與南京的今昔關係做了最大的象徵性的暗示，使〈遊園驚夢〉更能成為 topical allegory（時事寓言）^⑨。

劉紹銘研究白先勇的人物，他以 Robert Scholes 的人物理論，說明劉行奇是「發展型」的角色，係循著以道德為基礎的故事的發展路線進行；而尹雪艷則是「時序型」，較著重以時間為基礎的故事情節中個性成分的轉換，他們各按自己的方式存在，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白先勇的寫實性來自小說中對現實生活的預感，這預感是他反覆以迷信的基調，類似曹雪芹預示賈府衰落的手法。他比較〈香港——1960〉與〈游園驚夢〉的意識流技巧表現，肯定白先勇的寫作技巧有進展，白氏的「命名」具有中國小說長久以來的渾名傳統，可見其小說語言根植於古典小說傳統，他善於將文言銲入白話，小說角色或視覺意象因其構思而「古典化」^⑩。顏元叔也注意到〈白先勇的語言〉^⑪，提出白氏小說深具時空感，使用全能敘事觀點，揉合文言與白話，致使其嘲諷的語言入木三分。但這種文學語言，處理下層社會，則顯得力不從心。張學美《短篇故事系列——台北人與都柏林人的文類比較》^⑫，探討兩部作品的外在結構，從作者、作品出版的歷史、作品中故事次序的安排、第一個與最後一個故事的特殊地位以及作者態度的統一性分析作品的連貫性。至於內在結構方面，重複出現的主題、相似的人物、相同的手法，構成了作品的隱密銜結。蔡源煌〈從《台北人》到《撒哈拉的故事》〉談敘述者，時代遽

^⑨ 孫康宜，〈永遠的「桂枝香」——重看白先勇的「遊園驚夢」〉，《聯合報》，1993.03.31，39版。

^⑩ 劉紹銘著，黃碧端譯，〈回首話當年——淺論台北人〉，《小說與戲劇》，劉紹銘著，台北：洪範，1986，4版，頁27～60。

^⑪ 《中國現代作家論》，葉維廉主編，台北：聯經，1979.07.03印，頁367～377。

^⑫ 台北：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陳長房指導。

變形成的驅力迫使作家藉文學將過去賦諸神話記憶，例如白先勇的作品。懷舊的文體，作者或敘述者總身兼兩個角色，alazon（浪漫的追述）與eiron（嘲諷的評論），前者佔壓倒性，可是後者也沒有被完全淹沒¹³。Pimpaneau 作，孔昭宇譯，〈玉卿嫂在法國——白先勇的獨特敏感性〉，則認為小說顯露白氏對婦女和兒童具有獨特敏感性，玉卿嫂的悲劇，如同拉辛（Racine）的絕句：「這是把整個身心獻給她愛情俘虜的維納斯女神」，玉卿嫂猶如歌劇中因情自殺的幽靈，終會再現，把情人帶向死亡，可說是一部足以和希臘悲劇媲美的悲劇¹⁴。

文本批評除了借重西方批評方法，也有中國傳統的進路。葉維廉為〈遊園驚夢〉作序時指出，王昌齡〈閨怨〉裡先經營一個美的幻象，然後毫無準備的，突然用語調的改變破壞幻象。白氏小說的成功處多能與這種層次吻合¹⁵。黃維樑運用《文心雕龍》「六觀」法重新展開對白先勇〈骨灰〉的分析¹⁶。思兼提出《台北人》的主題貫串，劉禹錫〈烏衣巷〉的題詩點明題旨，由是《台北人》的主角，形體生活在現在的台北，精神卻和過去大陸的日子相關¹⁷。此外，他還從修辭格分析《台北人》。張素貞以場景、對話、人物分析〈夜曲〉中人物的情感¹⁸。林明德分析〈冬夜〉¹⁹，係透過對白追溯過去，藉對比形成嘲諷，余、吳兩人二十年後的

¹³ 蔡源煌，《中國時報》，1987.01.13，8版。

¹⁴ 《聯合報》，1987.07.19，8版。

¹⁵ 葉維廉，〈激流怎能為倒影造像——論白先勇的小說（代序）〉，收入《遊園驚夢》，台北：仙人掌出版社，1969.11，頁1~21。

¹⁶ 《中外文學》，21卷6期，1992.11，頁29~41；第一觀位體，即觀作品的主題、體裁、形式、結構、整體風格；第二觀事義，即觀作品的題材、人事物、用事用典；第三觀置辭，即觀作品的用字修辭；第四觀宮商，即觀作品的音樂性；第五觀奇正，即通過與其他作品的比較，觀作品的整體手法、風格是正統抑或新奇；第六觀通變，即通過與其他作品的比較，觀作品的整體表現是如何繼承與創新。

¹⁷ 思兼，〈白先勇「台北人」的世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7卷11期，1974年11月，頁49~52。

¹⁸ 張素貞，〈白先勇的「夜曲」——此情可待成追憶〉，《大華晚報》，1985.09.28~29，10版。

¹⁹ 林明德，〈風雨故人來——論白先勇的〈冬夜〉〉，《愛書人》，143期，1980.05.21。

一席對話逐漸教彼此悟識真正的性格，略有幾許人情味，同時也呈現中國近代歷史。白氏常以「擬聲寓意」，匠心獨詣。辛鬱尋繹〈台北人〉刻劃了上層社會的人物心理與生活細節，仍能給予讀者感動，這是因為有思想的波動與情感的起伏，將透過小說人物的言行給熱辣辣的逼射出一種現實的幻滅感，讀者被其火焰灼傷^{②①}。林柏燕認為白先勇擅於處理大場面、人物對白爐火純青，與下層社會無緣^{②②}。

龍應台、呂正惠，則認為白先勇作品中有通俗小說的「公式」現象。龍氏說，《孽子》有語言上的瑕疵，小說中迂迴兩種文體：極具現代美的散文與童言、下流白話，卻都出自敘述者阿青之口。不同角色的口氣、用詞無法分辨。故事情節單調、機械化，可以歸納成「公式」：之一：少年浪子的家庭公式。父母都不正常，尤其是不正常的母親。之二：愛心公式。強者義勇救弱者^{②③}。呂正惠則認為白氏意識型態錯誤，遮蔽對人物真切的認識，使得作品流於濫情。他之所以能在文壇創造傳奇，受到歡迎，因為他將所有同情的台北人提升到歷史的行列，用一種「崇高文體」的文字使小說人物「偉大」起來；此外便是類似通俗劇，將世事輕而易舉的分明黑白是非^{②④}，白氏被高估了。胡萬川〈你方唱罷我登場——從《台北人》中幾篇小說談起〉^{②⑤}歷數《台北人》、《紅樓夢》與魯迅小說《故鄉》之間意涵之貫通處，印證話本小說之結構，於正文之前有短小故事的「入話」，此故事與正文在主題上相似或相反，因而呈現

^{②①}辛鬱，〈台北人〉，《人與社會》創刊號，1973.04，頁62～63。

^{②②}林柏燕，〈論「遊園驚夢」——兼致葉維廉先生〉，《幼獅文藝》，181期，1970.01，頁163～178。

^{②③}龍應台，〈淘這盤金沙——細評「孽子」〉，《新書月刊》6期，1984.03，頁52～59。作者指出：《孽子》的主題在父子、靈肉的衝突與少年成長，同性戀只是可有可無的框子，若把同性戀去除整個故事仍可以發展。對比與象徵手法運用成熟。全書最成功之處是作者對阿青一家人愛與恨的處理。

^{②④}呂正惠提出三點能使其作品達到完善的方式：首先要發揮嘲諷的特質，其次要以客觀寫實的方式描寫，最後提出可以模仿喬伊斯在《都柏林人》的寫作方法。〈台北人「傳奇」〉，《文星》，104期，1987.02，頁96～101。

^{②⑤}胡萬川，〈你方唱罷我登場——從《台北人》中幾篇小說談起〉，台北：《中外文學》，16卷7期，1987.12，頁56～69。

出人生境界或苦或樂，諸多雷同或反覆的現象；至於類型化人物，其出現，常配以雷同或近似的事蹟。江寶釵〈論《紅樓夢》對當代台灣兩位小說家的影響及其所啟示的意義——白先勇與瓊瑤〉²⁵談白先勇小說中的通俗現象如人物類型化、情節模式化而得以跳躍出通俗窠臼的原因。陳碧月以文本批評寫成她的學位論文《白先勇小說的人物及其刻劃》²⁶，後又發表〈白先勇小說全知觀點與人物刻劃之關係〉²⁷、〈白先勇小說客觀觀點與人物刻劃之關係〉²⁸，專志於敘述角度與小說結構的關係研究。

二、自我、地理與家國——社會與白先勇研究

六〇年代，台灣在尚未完全現代化的泥土裡，栽種「橫的移植」，自西方現代主義創作理論，養出諸樹風華，多少得利於時代安穩的氣氛，但一九六九年，台灣面對國際身分的質疑，狂風怒雨，《文星》、《現代文學》業已停辦，繼起的《大學雜誌》、《文季》、《夏潮》蘊釀的思維模式丕變：內視的藝術關懷退位，外觀的社會反省繼起，展開以「誰是台北人」、「台北人是什麼人」的尖銳而複雜的論辯。

一九七一年，尉天驄發表〈自囿——白先勇的「台北人」引起的一些感想〉在白先勇與台灣文學研究裡具標竿意義。他批評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從大陸到台灣，在死胡同裡生活，「在自己的生長中」卻沒有「領悟」²⁹。這嚴厲的撻伐，宣示了鄉土文學的興起。彭瑞金認為白先勇是「橫的移植」，把他定位在「自覺無根的外省來台第二代作家」³⁰。楊惠南謂《台北人》代表一種頹廢的「逃難文化」，顯露大陸文化的優

²⁵ 原係「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台灣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1996.04。

²⁶ 陳碧月，台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²⁷ 陳碧月，《文訊》，111期，1995.01。

²⁸ 陳碧月，《明道文藝》，228期，1995.03。

²⁹ 尉天驄，〈自囿——白先勇的「台北人」引起的一些感想〉，《大學雜誌》，47期，1971.11，頁59~61。

³⁰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爾雅，1995。這橫的移植，指的既是大陸生活記憶，也是西方的創作技巧。

越感，以故台灣女性都是低賤的^③。不僅如此，「台北人」命名的正當性也受到唐颯等人的質疑，《台北人》多寫社會醜陋的一面，但醜陋不代表社會的全部，更不能代表台北人的精神面貌^④。陶唐認為白氏對中國大陸懷有恐懼與憎恨，對台灣失望，到美國仍不能安頓自己，似乎中國人唯一的出路只有流浪，作品瀰漫著悲觀和絕望^⑤。儘管批評者如彼，高天生卻看到《台北人》見證了這一代中國人最沉痛的經驗：「隔離」，提供一九七〇年前後，人們對自我形象的反省，是再寶貴、再真實不過的資料^⑥。思兼則認為《台北人》是一部中國現代史，因為只有六〇年代的中國，才能產生這樣的人物，白氏從現實的台北人身上，刻劃大時代的一點。而劉紹銘〈回首話當年——淺論台北人〉^⑦裡，特別提及《台北人》

③ 〈重讀白先勇的〈花橋榮記〉〉，《首都早報》，1989.07.18~19，7版。作者認為「王謝堂前」是整個國民黨所統治的大陸文化的象徵；「尋常百姓家」則代表國民黨退守台灣後所建立起來的文化新秩序。作者絕不能苟同白先勇的文學觀：文學必須注重技巧、中立、遠離道德，暗示鄉土文學和共產黨文學是一個類型，都是錯誤的。

④ 唐颯，〈穿鑿與多事的文評家——「台北人」之再探討〉，《中華文藝復興月刊》，1974.12，頁110~116。連坤，〈一群衰朽病態的「台北人」〉，《中華文藝復興月刊》，1974.12，頁123~126，指出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表面上囊括各階層，而這些人都背負著一段沉重往事，文中的歷史感就是從這些人物所生長的時代背景產生；但實際上這些人並不能代表所有的台北人，這是書名造成的錯覺。詹悟，〈論小說的主題——兼評白先勇台北人的主題〉，《青年戰士報》，1979.11.28，11版，「台北人」所表現的主題是一個淫亂、性慾、絕望的世界，不具時代意義。何田田，〈論「台北人」的人物和主題〉，《文藝月刊》，76期，1975.10，頁21~28，本文作者認為白氏得東西方文學之短處：欣賞存在主義的頹傷；中國傳統文化貴族階級的腐敗生活。《台北人》並非台北地區，也不以人為對象，而是指從大陸來台的貴族階級，由於台北的命運無可避免和這群階層連接，在作者眼中勢必同歸於盡，因此總稱為「台北人」。尼洛〈燕語呢喃〉（《文藝》，92期，1977.02，頁52~67）謂《台北人》的人物分作三類：1.堅持要把過去所有的腐惡，原封不動的搬來台北。2.對曾經認為是有精神價值的事物再也無法堅持，縱身投入現實的海裡，任其滅頂。3.賴之生存的意義的傳統到此斷了，一切歸於寂寥。代表了這方面的觀點。

⑤ 陶唐，〈流浪者的哀歌——白先勇小說的特色〉，《中央日報》，1978.11。

⑥ 高天生，〈可憐身是眼中人——試論白先勇的小說〉，《中國論壇》，20卷9期，1983.09，頁38~41。

⑦ 《小說與戲劇》，劉紹銘著，台北：洪範，1986，4版，頁27~60。

這篇哀悼古老文化的輓歌，選擇「台北」作為「麻痺的中心點」，起因於他筆下的台北人，生活觀念建立在恪守儀式上，對「最後的貴族」而言，儀式能在瞬間召回往日的光彩。尉天驄從道德觀點認為裡面的角色是病態的，他們執迷、不肯改變，但白先勇要寫的就是這樣的人，呈顯這些虛有其名的台北人的真實性。

簡政珍〈白先勇的敘述者與放逐者〉³⁶，《台北人》的人物將空間的喪失偽裝成時間的喪失。林幸謙〈生命情結的反思——白先勇小說主題思想之研究〉³⁷，以精神分析法和現代主義理論來架構白氏的小說世界。所謂「生命情結」，「即人生中所有酸甜苦辣悲歡離合和生離死別的根源——人生慾望的各種迷思與幻滅情境」，而這樣的生命情結「乃環繞在歷史大敘述之中，和作家個人文化背景、時代環境、心理狀態、情操意志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係」。由此從「人類命題」和「中國命題」兩大部分加以論述，白先勇如何正視生命痛苦的真相，中國民族漂泊流亡的歷史悲劇，描繪困居台灣和新大陸上的中國人的人生百態，藉以挖掘這些人物的精神創傷、心理壓抑、變態心理；漂泊與流亡話語。林氏〈流亡的悲愴——白先勇小說中的放逐主題〉³⁸係碩士論文進一步的延伸，討論台灣孤島作為中國民族一個流亡中心點的意義出現，與美洲大陸相似。朱芳玲〈論六〇、七〇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的原型〉³⁹，透過弗萊方法論的操作，討論六〇、七〇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揭示留學生文學原型積澱的集體意識與集體潛意識，自然也不能漏了白先勇的〈紐約客〉。

這些論述，往往自文本岔出，進入歷史與地理的概念，「隔離」的記憶與「台北」的地域場景，中國／台灣、大陸／海島、過去／現在。中間糾纏葛藤著身分的辯證，來到大陸的台北人改造傳統文化，以凸顯改革的正統繼承者地位，前瞻未來的新希望。修訂後的中國論述已非舊

³⁶ 《中外文學》，26卷2期，1997.07，頁169～194。

³⁷ 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11，陳鵬翔指導。後以《生命情結的反思》為名出版，台北：麥田，1994。

³⁸ 《國文天地》，9卷5期，1993.10，頁27～30。

³⁹ 朱芳玲，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謝大寧指導。